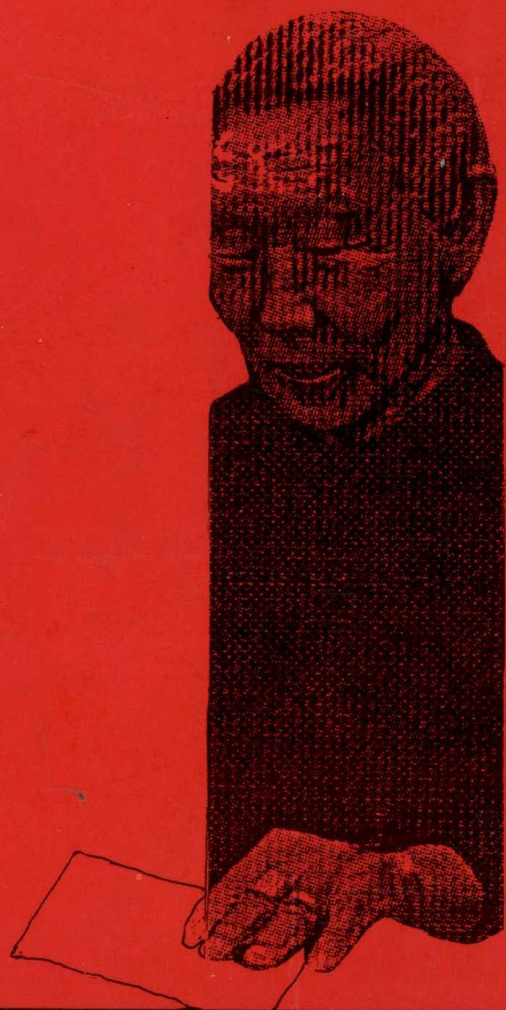


李赫／著

母親的
壓歲錢



母親的壓歲錢

李赫 著

784008128
6100866

ISBN 957-08-0544-7

母親的壓歲錢

著者 李

發行人 王必

赫

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

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五六一號

電話：七六八三七〇八・三九四〇一三七

郵撥：〇一〇〇〇五五九一三號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〇一三〇號

保有版權・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七十六年十月初版
中華民國八十年元月第三次印行

定價：新臺幣：一二〇元

從「煙火」談起

並序「大學之夢」、「母親的壓歲錢」、「台北一夜」

「煙火」是我的第一本書，在民國六十六年夏天出版，距今已經十年了。提起「煙火」，總會讓我想起駱學良先生。

我寫小說雖然起步很早，但作品較多却在大學時期，有一陣子作品更集中在聯合副刊發表，大概是大三下學期吧，我接到聯合副刊的信，發信的就是駱學良先生，邀請一批年輕作家聚餐，那時他擔任聯合副刊主編。那天的聚餐是我第一次與駱先生見面，也是我第一次參加類似的活動，印象非常深刻。後來駱先生即常與我們這些年輕人連繫，有時也來封短箋，要我們去他家喝酒。記憶裡，我好像每次都去了，那時常見到的有吳念真、李捷金、孫瑋基等人，大家在一起喝喝酒、聊聊天，雖然話題不全繞著寫作，但氣氛却很自在、溫馨。

駱先生對我們的鼓勵就是「多寫」，記得他說，如果一個月寫一個短篇，一年就有十二篇，

十年就有一百二十篇了，短篇小說不好寫，有一百二十篇是相當不錯的成績，如果一直寫下去，成績自然就更驚人了。

爲了鼓勵我們這一批年輕人寫作，在我大四寒假期間駱先生更促成聯合報與我們簽約，每月支付一筆「生活費」，條件是每個月提供一篇作品。有幾位朋友真的做到了，我則在數篇之後因爲畢業服役而去而「無以爲繼」。在畢業前的幾個月，駱先生要我們收集自己的作品，交給「聯經」，我的「煙火」就是這樣在我入伍服役期間出版的。

如今「煙火」也已出版十年了，這十年當中，各方面都有很大的變化，駱先生升任民生報副總編輯，當初常去駱先生家喝酒的朋友有的出國，有的除了小說，還寫起別的東西，聯合報的贊助寫作辦法也告一段落，而我退役後，由於工作和心境的關係，小說也越寫越少，離「每個月一篇」自然也就越來越遠了。

但畢竟對小說無法忘情的，雖然寫得不多，但累積起來，却也有相當的篇數，同時回頭審視「煙火」裡的作品，發現若把所有作品打散恰可重新編成三本，而且各有獨立的風格。這個構想獲得「聯經」的同意，因此有這三本小說集的產生。

一、「大學之夢」：基本上這本小說集是以「煙火」集內作品爲骨幹，另外還有一些大學時期的作品，顧名思義，「大學之夢」作品當然皆與大學生活有關。

二、「母親的壓歲錢」：由於生活環境的關係，我寫了不少與鄉村生活有關的小說，主題多圍繞在鄉下小人物的悲喜，有些作品當初收集在「煙火」裡，現則與後來的作品歸於一處。

三、「台北一夜」：這本集子裡的作品大多於近幾年完成，偏向於對這個社會的觀察及批評。由於這三本小說集，「煙火」就真如煙火，消失了，但消失不了的，却是對「煙火」出版前那一段美好時光的記憶，還有那一份感謝，雖然現在由於雜務纏身和日感短篇小說經營不易，而越寫越少，但相對的，沈澱在心底的對人生的體驗却越來越多，因此這三本書的出版，並不是結束，而是另一段小說道路的開始！

李赫 七十六年九月十一日

目次

母親的壓歲錢	一
山樣的女人	一五
矮仔和他的鱔魚	三七
我們的秋天	五
八掌溪的水	六七
多雨的冬天	七九
母親來臺北	一〇三
同學會	一二五
掌中人生	一三九
酒與刀	一五九
河邊	一八一
回家	一九九

母親的壓歲錢

廚房裡一陣水汽又一陣水汽，母親從早上起殺雞剖魚，一直忙到下午，她已經忙一天了，午覺只約略睡了十分鐘，趕忙又去餵雞餵豬，接著就去準備下午要拜祖拜神用的菜和肉，要拜的地方很多：土地公、祖先、廟裡的神、地基主，連井也拜了，這裡要幾碗那裡要幾碗，他和父親捧著菜捧著冥紙到處跑，拜完了就捧回來，統統放在桌子上，母親就把拜過的東西和沒拜過的東西分開，還要看著鍋裡煮的。簡直頭昏腦脹了。要是他，脾氣早就躁起來，不耐煩了，可是母親只是安詳地忙著，沉靜而愉快。他有時想進去幫忙，卻什麼也插不上手，只好站一站，說幾句，又退出來，偶爾母親會這樣問他：

「你弟弟不知能不能趕回來？」

這樣子問已有好多次了，他也一次又一次地向她說會趕回來的，他回家前已去找過兩位弟弟，

他們說年夜前可趕回來，可是母親就是這樣一次又一次地問，他都有些煩了，後來索性就不回答了。

外面一陣機車聲，撲撲地停了；他出去看，是那位時時掛著謙卑笑容的醫生，看到他，很客氣點了下頭問：

「你爸爸在家嗎？我來會一會去年的帳。」

他正想去叫，父親由豬棚那邊回來了，豬棚也拜的，保佑豬長得肥長得快，父親捧著菜，一臉不自然的笑，那位醫生雙手搓著，覺得更謙卑了。

「還有飯，你去拿回來。」父親對他說。

他慢慢的走開，心裡甚是不舒服。那醫生是來要債的，他去那兒看過幾次病，都給現金，可是母親和父親去時大都欠著，偏偏他們年紀大了，毛病也多，時常去；尤其是母親，也許是到更年期加上勞累吧，簡直是常客了。醫藥費一次又一次地累積下來，數目也相當可觀，每年過年他總要看見那醫生騎著機車來，掛著一副謙卑的笑容。可是據他所知，每次來父親都只還他一部分錢，還欠著的有些是好幾年前的了。

他捧了飯回來，醫生剛要走，只見父親不住地說：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」他知道醫生又失望了。

「沒關係。」醫生仍是謙卑地笑著，發動車子走了。他心裡陰著，可是仔細一想也有些愉快，記得以前的年底要債的一個接一個，沒多久就有一輛機車喋喋停下來，今年只看見醫生一個人。這個家走了好一段崎嶇的路了，可是要步上坦途還不知有多遠。

他把飯捧進廚房，母親對他說：

「你還沒回來時我去看過好幾次病。一次是感冒，大概洗衣服時受了涼，頭暈得非常厲害，睡了好幾天。有一次是肚子痛，說是吃了不新鮮的東西。」他忽然想起在家裡有魚時，他們兄弟姊妹吃魚肉，母親總是吃魚頭和魚尾巴，母親繼續說，仍在忙著。「還有一次上山砍柴，刀柄脫落，柴刀割到了手，還好不太嚴重。」這些事，他在學校都不知道的。回家有十幾天了，母親也沒講，每次回家母親總是要告訴他許多事的，這次是忘了吧！

這裡冬天洗衣服相當辛苦，附近的小河乾了，井裡的水不夠，每天早上必須用臉盆盛著衣服，到將近一公里外的一個埤子去洗，從他小時懂事起，母親就這麼做，有十幾年了。不過每次去總有不少人一起去，或許不太孤單無伴，那埤子是有點荒涼的。

他們不用瓦斯燒飯，用的是山上撿來的柴，他小時也常常做這工作，可是大部分的柴都是母親撿的，在山上撿一堆了，再扛下山來，每次下山總要累出一身大汗，一臉一髮沾滿蜘蛛網樹葉木屑。

她，他母親，總是沒有抱怨，他有時建議買瓦斯來燒飯，母親就說：「柴那麼多，撿就有，瓦斯要花錢。」

他一直站在那裡沒有說話，只是看著母親忙，一會兒翻開鍋蓋，一會兒看看柴火是不是滅了，一會兒添新柴進灶裡，還要收好拜好拿回來的東西，那樣地忙著。

站著，母親又惦記起還沒到家的二位弟弟了。

「會啦會啦，會趕回來的。」他真不耐煩回答這問題了。母親並沒有因他不耐煩而變得不愉快，只是說：

「過年車子很擠，聽說票都不好買。」

他站了一會，走開了，要拜的地方都已拜完，一時也不知做什麼好，外面鞭炮到處響，天色漸漸暗了，兩位弟弟還沒到家，他想起母親惦記兩位弟弟的話，不禁回頭看看廚房裡的母親，可是牆擋著，沒看見，只看見窗戶透出來的溫暖的黃色的燈光。

母親這時走出來，望著路那邊說：「這麼晚了，」停了一會說：「剛才客運車上去一班，不知會不會坐這班，這麼晚了。」

他心裡一驚，剛剛真有一班客運車上去？他怎麼沒有聽見車聲？

「會回來的；」他說，語調柔和多了。

「車子那麼擠。」又說這一句話，看了一陣，知道沒搭這班車，又回廚房去了。

他想想，年初一不能掃地，現在院子裡已有一大堆紙片，於是拿了掃把，把院子細心地掃了個乾淨。到這兒，剩下的事就是等吃年夜飯了——他父親、母親都要增多一歲了，有人慢慢健壯起來，有人卻漸漸衰老下去。同樣是一歲，在各個人身上卻有不同的意義，他手裡還握著掃把，不禁又看看廚房裡的母親——仍被牆擋著，只看到窗戶透出的黃色的溫暖溫暖的燈光。

把掃把放回走廊，他又踱進廚房去，孩子氣地嚷起來：「我肚子好餓哦，可以吃飯了嗎？」母親正在碗裡放菜，笑著說：「快好了。」

「我肚子餓得唱起歌來啦！」他又說，看著母親那忙了一天的衰老的帶笑的臉，母親常喜歡和他比高，她的頭只到他肩膀，可是她常常地比，比完就笑著，就是現在在燈光下那愉悅的笑。母親聽了他孩子氣的話，笑出聲來，他時常這樣，母親便被他逗得笑不停，看笑容一朵朵地在她那麼衰老的臉上綻放，他也就忍不住舒暢起來。

父親也進廚房來，也是那麼衰老的一張臉，他說：「有人開始吃了喔！」

「我們也快了。」母親說著，把一大碗雞肉端到桌上。「還有兩個沒有回來，要等他們回來再吃——哦——車聲，一定是坐這班車子，」轉頭向著他：「有沒有說坐幾點的車？」

「沒有。」他壓著性子，老是問這些話！「會趕上的，很快就到了。」

母親繼續裝菜、端菜、擺菜，一會兒，望著外面說：「這班又沒有了。說不定還在台北排隊買票呢！頭家也真是的，不讓他們先回來。」

菜擺滿了，是忙了一天的成果，父親拿碗拿筷子拿酒杯按位置擺好，說：「再等等看。」又等了一回，仍然沒見兩位弟弟到家，母親在外面張望了好一會，一邊解圍裙，一邊走回來。「我們先吃吧！把碗筷擺著，就像他們坐在那邊。」父親說。

「不再等等？」

「要等到什麼時候呢？」父親粗聲粗氣地說。「他們明天早上到，那我們就不吃了？」

母親沒說話，又出去張望，父親叫她，她才又回來坐下說：「吃，我們吃，也不知什麼時候到。」

「也許明天早上才到，他們店裡忙。」他說。

「頭家也真是的……。」坐在那兒不動。

「他們重要，頭家看重，才能很早回來，」他說。

母親笑了一下，「不知有沒有加薪。」

他們開始吃了，他才喝了兩匙湯，母親立即撕了一大塊雞肉過來，也替父親撕了一塊，最後才也替自己撕了一塊。父親開了一瓶烏梅酒，替母親倒了一杯，母親垂著眼，看酒在杯子裡斟滿。

他也倒了一杯。

母親端起酒，喝了一口，微微皺著眉，母親只敢喝烏梅酒，也喜歡烏梅酒，父親平常不喝這，是特地為母親買的，因為烏梅酒甜甜的，不烈。

「現在空肚，最好不要喝。」父親對母親說，聲音平和安詳，他聽著，一股激動突然湧上來。父親本就不是個溫和的人，那麼多年，他幾乎沒有聽見父親對母親說過一句比較溫和的話，就是沒什麼不愉快，總也是火爆火爆的，像在使喚誰訓斥誰那樣。小時候不覺得什麼，因為他也常見過鄰居的夫妻吵架，可是一長大，他才知道母親在父親眼中的地位——有時候是比他還不如的，此刻看到父親為母親斟酒，聽到父親那句非常溫和非常溫和的「現在空肚，最好不要喝。」竟然激動得想哭。

「我吃不下。」母親忽然說。

他知道她為什麼會吃不下，因為有事讓她惦記著。

「還有兩個沒回來，我吃不下。」

有一次夏天他兩位同學來找他，下了大雨，水泥橋被水淹了過去。水也很急，無法涉過，送兩位同學回去時，他們走別的地方。送走同學，回來被一位小學同學拉去聊天，晚飯就在那裡吃了，回家時，才發現母親急壞了，她說晚飯根本吃不下，到處找到處問。以為他被河水沖走了。

母親呆坐在椅子上，他停止吃雞肉，抬頭看母親，她的臉忽地凝重起來，父親一句話也沒說，只是低頭吃著，母親忽然伸手，替他挾了一塊瘦豬肉，他不敢吃肥的。

「這隻雞很肥，油一大把。」母親又在撕雞肉，厚厚的一塊，遞過來。外面傳來輕舒的車聲。

「計程車！」父親整個人站起來。母親縮回已在撕肉的手，也霍地站起來。

他們都跑出去，兩位弟弟都到了，一路嚷著肚子餓，車子好擠，精神昂揚，一派興奮。兩個人匆匆放下行李，就到桌邊坐下來。母親反而一句話也沒問，忙著撕雞肉，盛菜湯，席間盡是兩位弟弟哇啦哇啦的旅途報告，母親出神地聽著，偶爾插插嘴，問一兩句。兩位弟弟回來了，母親也不怎麼吃，太高興了吧！他再看著母親，看到了她的白髮，閃亮閃亮地。

都吃飽了，仰起肚子坐著，聊起天來，父親的粗聲粗氣不見了，他幾乎一句話也沒說，只是胡亂想著：父親變了嗎？這次寒假沒見過他們吵架的，以後會不會再吵呢？

聊了十幾分鐘，他站起來。年夜飯結束了，母親又要忙著收拾碗筷了。

他到叔父家走了一趟，被請了兩杯酒，然後回來，父親已在發壓歲錢，一包一包用紅紙袋裝著。

「來，一人一包，意思意思。」

「我不要。」弟弟說。「我們會賺錢了。」

「意思的啦！怎麼可以不要？」

兩位弟弟拿了，他也拿了。兩位弟弟拿了壓歲錢，放進旅行袋裡，翻了一陣，兩人各拿出一把鈔票來，交給父親。父親接過去，坐下來，沾著口水，一張張數起來，他沒看那疊鈔票是多少，自己拿了鞭炮到院子裡去點。他把點燃的鞭炮丟得很高，夜空裡便嘖嘖啪啪地爆出一朵又一朵的花來。

放完鞭炮，他看見父親走出來，到鄰居家去了，到處都響著鞭炮，他手裡拿著點炮用的香，想起小時候過年的情景，他連一雙新鞋也沒有。現在有鞋子，可是他知道也並不好多少。母親說家裡還欠人不少錢，有些她還不知道，一說起來，父親就大聲：「妳能還？妳還好了？」賣了農作物和水果，都作別用途去了，總是這樣挖這邊補那邊，卻從未補好。

把香插回香爐，到廚房去，母親已把碗筷收好，正在燒開水，母親見了他，細細聲聲地。

「你爸爸給你壓歲錢嗎？」

「嗯！」

「多少？」看著他，仍然是細細聲聲地。

「不知道。」他從後褲袋裡掏出了那紅袋子，抽出鈔票來：「兩百！」

「我也有一包。」

他望著她，她正用扇子扇火，一連串火星子跑出來。

「比你的少！」母親說。

他仍望著她。火被扇起來了。

「一百元！」

他緊緊的捏了那包包一下，轉過頭去，出廚房前，回頭再看，火爐的火滅了，母親又死命地搖著扇子，一下一下，頭微微左右晃動著——那頭頭髮有些少了，不知沾過多少蜘蛛網木屑樹葉了；他出了廚房，兩位弟弟也在放鞭炮，很快活的樣子，他轉過屋角，走進黑暗裡，手裡還捏著那包壓歲錢。

——我也有一包。

——一百元！

鞭炮砰地響了，他靠著那棵大龍眼樹，壓歲錢被緊捏成一團，轉過身，雙拳重打著樹幹，淚水無聲無息地流下來，流下來……

——我向你父親要錢用討的，有時還討不到，有也只有幾十塊錢。比你們要的還少……。母親不只一次這樣幽幽地向他說著，他每次聽了也只能望著她，一句話也沒辦法說，已不止